

橘



责编/任波 美编/吴志立 校读/刘芳

一大早，母亲又挥着扫帚，沙沙扫起来。

今年，母亲迎来第七个本命年。她14岁小学毕业，被选送简师培训，一年后，成了正式编制的小学教师。她深受学生喜爱，她也深深爱上这一行。可五年后，却莫名其妙下岗了。后来有机会复职，又稀里糊涂错过。命运多舛，母亲不甘，却不沉沦，凡事讲究做好。回乡劳动，舍得出力，很快成为劳动能手。做的布鞋，跟买的一样精致合脚。做生意，算盘打得飞快，却不出错。散装的货物，要多少就能准确地拿多少，几乎不用过秤。就是扫地，也更显干净整洁。每天清晨，我们在母亲沙沙地扫地声中醒来，干净整洁的家和父母温暖的笑，让我们整天的心情都美美的。

随着母亲年岁渐长，孝顺的弟媳，几年前便不让母亲分担家务。卸任的母亲，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扫地。她扫了屋子扫地坪，扫了地坪扫大道，扫了大道扫塘基。塘基有几百米，弟媳怕累着她，让她别扫。母亲却说，扫塘基是享受。塘基一面临水，一面是两米高的陡坡，坡下是小溪，溪水欢蹦乱跳，声音清脆悦耳。小溪那边，大片水田里，碧绿的水稻正含苞孕育。身姿优雅的白鹭在水田觅食，在田埂散步，在溪边照镜，在低空盘旋。稻田围着一池莲，高高的连秆，擎着硕大的莲叶，如柄柄绿伞。粉色的荷花，有的全开，黄色的花蕊，任蜻蜓伫立；有的若开若闭，羞羞答答，美不胜收；有的还是拳拳花骨朵，却难掩芳华。站在塘基上，田野的风，池塘的风，山野的风，徐徐吹来，让人神清气爽。

我家扫地僧

吴丽珊

塘基载着蔬果，母亲扫一会地，便停下欣赏。每天的变化，不但分享给弟弟弟媳，还通过视频，传递给我们，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乐趣和家的温馨。秧李，正在变红，每天的味道分别是，涩涩的，有点酸，不够甜。奈李，比去年结得多，鸽子蛋大了，鸡蛋大了。栽了多年的蟠桃树，今年挂果了，母亲第一次看到，巨大的惊喜透过屏幕感染着我们：蟠桃扁扁的，像以前的南瓜，还有瓜瓣。没想到王母娘娘的专属，进到了我们家。母亲不知道，她就是我们家的王母娘娘，一样的仙子，一样的慈祥。母亲还告诉我们，柿子结了满树，还只猜甲大。黄桃又结了很多，弟弟正在套袋。水蜜桃树去年吹断了，今年新发的枝上，结了果，只是没去年多……

南瓜藤盘绕在草丛，母亲轻轻拨开草丛，惊喜不断，哪根藤最早结瓜，哪根藤的瓜最多，哪根藤又开了几朵雌花。那一溜向日葵是母亲最爱，花盆成型了，饭碗大了，开花了。每个阶段，都通过视频拽进我们的眼，塞进我们的心。

扫得勤了，不但扫去了地面的尘埃，也拂去了心灵的尘埃。乡亲们都说，母亲活得通透。桂花树下的小桌旁，总有人坐。母亲端茶递烟，欢喜闲聊。若是带来了小孩，更是慈爱和零食水果一齐奉上。大家喜欢来我家，因为母亲待人平等，热情，不论人非。别人的是非委屈，也能在这里消逝。

母亲四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开枝散叶，二十多口的大家庭，每到节假日，都回家相聚，其乐融融。这得益于弟弟弟媳热情周到，贤惠大度，也得益于母亲的通透。母亲如弥勒佛，总是笑咪咪的，从干涉晚辈的事情。爱却惠及每一晚辈，尤其对曾孙们，更是爱得不得了。母亲不古板，会视频，刷抖音，国内外大事也插上上嘴。和晚辈玩笑嬉戏，却有点赖皮，如狡猾的孩子。



杨杉 供图



晚霞褪去了火红，西边天空渐渐暗沉，夏夜序幕徐徐地拉开。

夏夜行走在田埂，双手不停挽开围着头部周围飞舞的细蚊子，乡里俗称“鸡屎蚊子”。夏的黄昏与夜幕交合时分，“鸡屎蚊子”飞成一团团，在路人的额前方盘旋着飞来绕去，乱撞炫舞，时而撞到脸上，时而碰到额头，甚至钻进鼻孔。张口说话，一只竟误入嘴里，赶紧咳嗽，并喊：“怎么办，‘鸡屎蚊子’蹿到嘴里了！”我有点急。

我的喊声惊到了沉浸于享用农田暮色的人，踉蹌的语音从那边田埂传来。

“自己吐出来就是的嘛，还怎么办呢，只怕是蛮久没到乡村来吧，还怕只小小的‘鸡屎蚊子’，哈哈！”

我用舌头在嘴里游来游去，不知那小蚊子钻到嘴里的哪个角落去了，因它太小，只觉得它进了嘴，舌头却怎么也找不到它。

“吐不出来了，我嘴里一点也感觉不到有蚊子。”我没有吐出来，心里不舒服。

夏夜间，各种小动物自由自在地转换各式各样的声调鸣叫，还未归巢的夜鸟在空中“呼呼”地展翅飞翔，有的翅膀展成笔直的线，剑一般冲向云霄，有的流连于这片阔朗的天地，快乐地享用着美丽的夜色。

在老家，我喜欢在我家菜园边的田埂路上散步，那条田埂小路是父亲担水浇菜的专用道，路面被父亲修整得很平直，没有野草缠脚，也不怕躲在暗处小生灵突然蹿出来吓人。

夏夜的田间路边小动物最活跃，走夜路常遇蜿蜒于道路的蛇，它们蠕动长长身躯爬行，不知从哪里“嗖”地溜出来，越过田间小路，钻进菜园东头那丛窝包刺。蛇行路时，原本并不发声，如听及响动，是它们撞到周边的植物，蛇溜着爬动，没有声音，夜晚看不清路，生怕不小心踩到蛇。夏夜，我从不走草丛，也不走密不透风的灌木丛旁，即便看到萤火虫，我也不会去追逐它们，我要选择好走的路才去追捉。夏夜遇到萤火虫在空中曼舞，伸双手双掌合一地去撵赶它们，把它们捧到手心，然后再张开一条缝，看它们在我手心里闪烁发光。把一大把的萤火虫装进透明玻璃瓶当马灯，如今乡村路边如城市街道一样有霓虹灯。

夜幕里，我独享这夜的繁闹与幽静。夜行人于另一条稍微宽一点的田埂路上相互挑逗，田野间已经歇息了的小动物们听到动静，也出来赶热闹，配合行人的喧闹，“吗喊”“嗷呀”地唱起了天籁之音，把渐入宁静夏夜搅和得热闹非凡。

飘远的思绪，被她们美丽的“短蛇”吸引，我竖起大拇指。娇在一旁忙着摄影，为了选择角度，她在田埂上跳来蹦去，想找个适当的位置给夜行人摄下这些美来。田埂小路一边是水渠，一边是宽路，一边是窄道，窄道不好站脚，拍摄时，拿相机的手不能晃动，娇边拍边退，一脚踩到了水田，田里湿泥巴把娇的皮凉鞋浸湿了，走路一滑一滑的，但娇并不在意，为了让人尽兴，她一再指挥行人摆更多的式样，她干脆站进水田里去拍。

“莫去，怕蛇！”我脱口喊出。

“是怕蛇，夏夜间，有禾苗、草丛的地方难免有蛇，还是小心点！”有人应和。娇这才忍着没再下田。儿时，我常听父辈告诫，夏夜里出去散步，不要走那些有草的地，怕不知名的东西咬人，我心里也十分害怕自然界这些小生灵。

娇养的那只小黑狗一直跟着，它叫“烧饼”，“烧饼”很惹人，它跑到每个人面前凑一凑，有时故意把只前脚踩在我的脚背上，小狗的脚板是清凉的，我任它踩我的脚背。它抬头看看我，见我一脸温和，它便垂下头，把它的小嘴凑到小腿，伸出它的小舌头舔来舔去，我感觉它水润舌头的柔嫩，我猛然“吓噤”一声，小狗吓得跑开，消失在温暖的夜幕里。

一路走了几条田埂小道，萤火虫也一直绕着头顶飞来飞去，我在路边信手扯几枝把根子草举起来，在额前挥舞，却没逮着一只萤火虫。



此季暑热正盛，也是茉莉花盛放之季。

我没想到，反转来得如此之快。这还要从五月初说起，种了十一年的茉莉花和去年一样，早早地打了几个花苞。

这盆茉莉花是我刚搬到长沙时栽种的。其时楼顶种花的邻居听说我喜欢种花，便一口气挖了五种花塞给我，其中有一根茉莉花枝条。我也在楼顶种起花来。那根枝条剪成几段，插进土里，几场秋雨过后，茉莉活了，还孕育出了新枝，我激动不已。

第二年，茉莉开花了。夏日傍晚，我刚踏上楼顶的楼梯口，茉莉花的香气便扑面而来，吸引着我靠近。在手电筒的光线下，小小的茉莉花三朵、五朵簇拥着，莹白如夜空中的繁星，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后来，我又从这盆开始，按照“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的节奏，扦插了十几盆茉莉花。我把这些茉莉花分送给初识的友人，从邻居那里传递来的温情，因茉莉花而蔓延开去。

茉莉花的花期很长，能从五月一直开到将近九月。花开过一茬后，适当修剪，新枝上又可开花，但每朵花只能开一到两天。在短暂的一两天里，茉莉从青绿的花苞，到素白的花朵，然后花瓣褶皱，染上淡紫，从枝头掉落，令人惋惜不已。于是，我便摘了些将开未开的茉莉花，混在茶叶中焖几天，烘干，做成茉莉花茶。或者在聚会时，挑选开得正好的花分送给女性朋友，她们把花朵别在胸前，夹在耳旁，握于掌心，聊天时，茉莉花香萦绕，让这份香气能弥漫很久。

后来，楼顶不准种花了，我把茉莉花搬到了自家阳台上。由于环境的改变，阳光和雨水少了，茉莉花的生长似乎来了个急刹车，枝叶变得萧茂，甚至长成了藤蔓。我种花很佛系，觉得绿油油的叶子也很好看，从没想过要去改变什么。偶尔修剪，也是轻手轻脚，生怕伤了它。

从楼顶到楼下，茉莉虽开花稀少，却让我倍感欣喜，毕竟有些花木多年难见花。今年，茉莉的花苞比往年打得早，我端出小板凳，眼巴巴地等着从阳台飘到客厅的花香。然而，期待还在路上，却来了半路打劫者。

阳台除了花，还养着一对牡丹鹦鹉。红红绿绿的鸟在笼里，绿绿白白粉粉的花在外面，鸟语花香，相互映衬，相互成全，一片平和美好。

有时这片平和被打破，鸟和花都会在笼外。家里人在给鸟喂食时，笼子的门没关严实，两只机智过人的鹦鹉立马发现空隙，挤出来，疯狂地投入修剪花枝的行列。等到我发现时，鹦鹉已经下手，整个茉莉只剩下光秃秃的桩子。花苞、叶子、枝条，连同我的期待，都七零八落地散落在盆土之上。如果给我一艘火箭，我真能立马蹿上天。



吴志立插图

好在，我最终放过了自己。发生了的事，着急也没用，常常搁在心里，我依然照常给茉莉浇水。一天天过去，老茉莉竟抽出了新芽，翠绿色的叶片中打着密密的花苞。半个月后，一盆全新的茉莉又像在楼顶一样，开成了满天繁星，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能闻到随风而来的花香，左邻右舍想必也能闻到。

可能大多数人熟悉“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香，香也香不过它，奴有心采一朵来戴，又怕来年不发芽”的旋律。席慕蓉在《茉莉》中写道：“茉莉好像没有什么季节……时时开着小朵的清香的花蕾；想你，好像也没什么分别，在日里夜里，在每一个恍惚的刹那间。”清朝诗人钱衡生也喜欢茉莉花：“疏散一枝浑似雪，湘帘月上影娉娟。”

在我这里，茉莉花是一种特殊的花。它不仅承载着我对生活的热爱，还让我在挫折中看到了希望。

山

（外三首）

福生

太行，可是立起的碑？
听！锤声凿进石头的年轮。
碑，莫非是站定的山？
看！脊梁托举起河汉星辰。

多少绳索勒进云端，
命运多少弯，便拉直多少趟，
多少麻绳垂落绝壁，
骨头多少块，便钉牢在岩上。

渠水，在骨缝间奔流，
骨头，在渠底里盘根。
山，在拔节，
碑，在延伸……

太行是碑？
碑是太行？
山已举碑越天门！
碑将山魂刻进——每粒微尘。

新中国“李冰”
立定分水岭的咽喉，
测量旗，扎进石板岩的胸口。
任山风撕咬碎星光，
新河流，在图纸上奔走。

百丈崖，峭壁睁开了眼，
沟壑间，重新安排河山。
任碎石嘶吼如暴雪，
钢钎劈开——凤凰展翅的峥嵘！

指挥部，油灯熬透了夜，
冻馒头，压着泛潮的图；
一碗小米粥晃着冷月，
映照出——十万辟障者的名录！

铁姑娘
碎花袄，裹着炸药飞跑，
红头巾，硝烟里猎猎燃烧。
钢钎作笔，镌入悬崖，
青春，在漫山里倔强地跳。

看那抡锤的弧线，饱满，
砸碎了——“女子靠边”的陈言。
碎石飞溅，滚烫的星点，
烫穿了，千年锁链的铁环。

那双编过麻花辫的手，
驯服了，石头桀骜的头颅；
太行山新添的年轻褶皱，
正把——银河的乳汁，引下云头！

小炮手
点炮捻，踮起的脚尖，
轻过崖柏新抽的嫩枝。
炮烟里，藏着炸裂的童年，
石头开花——开得惊心不止。

太行山，收下这小小学徒，
硝烟课本，写满勇毅的符号。
让群山认识引线的长度，
让青春，提前与雷霆过招。

引信在手中醒着，醒着……
炮声，撕破沉沉夜幕。
当石雨化作满天星斗，
山鹰，默数你新添的伤处。

那见过弹弓的臂膀啊，
抡起铁锤，把岁月敲响。
炮烟熏黑的稚气脸庞，
把整条天河——烙在脸上！



面朝美女山

胡宇

美女山依傍浏江，其名来自有关七仙女的传说。和所有老套的传说一样，无非是美丽的仙女爱上了当地贫寒朴实的男子，义无反顾下凡来——一听就是男人编的故事。怎么就没有英俊帅气无所不能的神仙哥哥爱上村姑的故事呢？

我对这样的故事不感兴趣，我宁愿相信，就是因为山本身美，像美女一样美，所以才有这令人遐想的名字。

这天是芒种节气，阳光像金线般洒向青葱的四野，我穿过禾苗正在拔节的开阔农田，穿过豆角黄瓜辣椒茄子满枝的整齐菜地，从回龙铺镇丰收湾地段拐上浏江大堤，眼前顿时展现出一幅明艳参差的青绿画图——江水如同轻风拂过的绿缎，粼粼里荡漾着珠光，对岸浑圆的绿色小山沿着水面迤迤连绵，也似呵护着江水相携运行，伴随江水的微波，空气里流淌着夏天新鲜的生动的气息，万物展示着向上生长的蓬勃力量，对岸的山似乎也随江水流动起来。

那就是美女山了。
真美。在这活活泼泼的仲夏，在南方清凌凌的江边，没有山是不美的，更何况是美女山。

但我今天此行，并非专来看美女山。回龙铺镇副镇长喻霞联系丰收村，几次建议我来看看一田埂边的咖啡馆，“就在美女山对面，浏江边上，你一定喜欢”。

车子拐上大堤后，很快就在一排面朝江水的平房前停下来。我下车，但见篱笆围住的院落里，一只小骆驼一样的棕色巨宾犬和一只纯白的迷你贵宾犬在草地上嬉戏，一幅物我两忘的陶然，浓郁的咖啡香味则从院里传出，院门口挂了“时光小院”的牌子。

当我在院门口停留，转身，面前是碧盈盈一江流水，再远处是绿葱葱美女山。穿过院子 and 一道花廊，就是随意摆了几张座椅的“大堂”，店主小



夏日闻香识味

文爽英

夏天充满不同香味，或清新怡人，或浓郁深沉，都是一样的回味悠长。

如果说夏天的前味，非薄荷莫属。喜欢闻薄荷的人，恨不得摘几下随身带着，时不时拿出来轻嗅一下，清凉的感觉，沁人心脾。有回我散步经过丰盈西里街边小店，见一盆薄荷郁郁葱葱，绿色叶片随风舞动，阵阵香气袭来。我停住脚步，俯下身去，靠近，深呼吸，那种独特的芳香，让人流连忘返。小店老板站在门口微笑看我，说：“你可以摘一些去放在枕头边，梦里也会带着薄荷香。”

薄荷可以泡水喝，做饮品菜品的搭配或点缀。小时候吃过的薄荷糖，现在也有卖，还有薄荷味的防晒喷雾，喷到皮肤上瞬间感觉干净凉爽。

紫苏，在古代被称为茺蔚。古人观察紫苏的生长，联想到时间的流逝，而心生感慨。在长沙这热烈的夏天，紫苏应该荣耀地居于中味。独特温和的甜香，淡淡的辛辣，有种让人沉迷的魔力。看上去不起眼的紫色叶片，像是小小的蒲扇。论实力却是配料界的扫地僧。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到用紫苏熬水喝，可以行气宽中，解表散寒，缓解食用海鲜引起的肠胃不适。长沙人对紫苏很偏爱，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水煮鱼，鲢鱼和牛蛙，煎黄瓜拌黄瓜，水煮小豆片，煎蛋，都可以放紫苏来提香增鲜。夜宵店的口味虾，更是大把大把紫苏往里扔。

最近的朋友圈，还掀起了做紫苏桃子姜的热潮。一位热情似火的女士，不小心晒了亲手做的紫苏桃子姜，引来众多艳羡。朋友隔着屏幕都忍不住要流口水，先试探性地假装问询做法，最后一句，还是你更能干，你做的肯定好吃些，把那位女士弄得晕头转向。主材配料都送到她家里，几句拜托拜托，就让她忙活了

迁坟公告

天心区书院路原鼓风机厂区域地块已完成协议征收，该地块具体位置为：长沙市中心区裕南街道，东邻观江学府楼盘，南接革命陵园，西靠精湘公司用地，北邻玉泉寺，项目总面积为 42.3 亩。

现因作为消防建设用地，施工即将启动，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敬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携带有效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及时与长沙市中心区裕南街街道拆迁指挥部联系，办理迁坟相关手续。若逾期未办理迁坟手续，将视作无主坟，由建设单位按规定进行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鄢先生 **联系电话:**13873194951

雷先生 **联系电话:**18670369829

联系单位:长沙市中心区裕南街街道拆迁指挥部

长沙市中心区裕南街街道办事处

2025 年 7 月 4 日